

醒世恒言



馮夢龍全集

醒世恒言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馮夢龍全集

醒世恒言

(全二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7.375 插頁 12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186·597 定價: 40.00 元

(內部發行)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自昔財爲傷命刃

從來智乃護身符

賊兒毒手謀文士

淑女雙眸識俊儒

已幸餘生逃密網

誰知好事在窮途

一朝獲把封章奏

雪怨酬恩顯丈夫

話說正德年間有個舉人姓楊名延和表字元禮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貫祖上流寓南直隸揚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揚州江都縣此人生得肌如雪暈唇若朱塗一個臉兒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裏有什麼裴

惜那裏有什麼王衍這個楊元禮便真正是神清氣
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縱學問夙成開着
古書簿葉一隻手不住的翻閱力器利不勾喫一杯
茶時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點篇數那曉得經
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爛的熱在肚子裏頭一遇作
文時節鋪着紙研着墨蘸着筆尖颼颼聲簌簌聲直
揮到底好像猛雨般灑滿一紙句句是錦繡文章真
個是

筆落驚風雨

書成泣鬼神

終非池沼物

堪作廟堂珍

七歲能書大字，八歲能作古詩，九歲精通時藝，十歲進了府庠，次年第一補廩，父母相繼而亡，丁憂六載。元禮因爲少孤，親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讀書，十九歲便得中了鄉場第二名，不得首薦，心中悶悶不樂，歎道：「世無識者，不耐煩赴京會試。」那些叔伯親友們，那個不來勸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時常催促同行。那楊元禮雖說不願會試，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氣忿的，說話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這幾個同年們催逼不過，發起興來，整治行李，原來父母雖亡，他的老尊原是務實生理的人，却也有些三

田房遺下，元禮變賣一兩處，爲上京盤纏，同了六個鄉同年，一路上京。那六位同年是誰？一個姓焦，名士濟，字子舟；一個姓王，名元暉，字景照；一個姓張，名顯字發伯；一個姓韓，名蕃錫，字康侯；一個姓蔣，名義字禮生；一個姓劉，名善，字取之。六人裏頭，只有劉蔣二人家事涼薄些兒，那四位却也一個個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萬，地方上叫做小王愷，說起來，連這舉人也是有些緣故來的。那時新得進身，這幾個朋友，好不高興，帶了五、六個家人上路，一個個人材表表，氣勢昂昂，十分齊整，怎見得？但見：

輕肩俊眼，繡腿花拳，風笠飄飄，雨衣鮮燦，玉勒
馬一聲嘶，破柳堤烟碧，帷車數武，碾殘松嶺雪。
右懸鴈矢行色，增雄左插鯨函，威風倍壯，揚鞭
喝囉，途人誰敢爭先，結隊驅馳，村市盡皆驚盼。
正是處處綠楊堪繫馬，人人有路透長安。

却出行
不可不

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光景，雖然懸弓佩劍，實落
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
二字最爲緊要，一舉一動俱要留心，千不合萬不合。
是貪了小便宜，在山東兗州府馬頭上，各家的管家
打開了銀包，兌了多少銅錢，放在皮箱裏頭壓得那

馬背郎當擔夫，瘦軟一路上見的，只認是銀子在內。那里曉得是銅錢在裏頭。行到河南府紫縣地方，相近離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涼遠遠的，聽得鐘聲清亮，擡頭觀看，望着一座大寺。

蒼松虬結，古柏龍蟠，千尋峭壁，插漢芙蓉，百道鳴泉，灑空珠玉，嚙頭高拱，上逼層霄，嗚吻分張，下臨無地，顛巖嶺，恍是雲中，雙闕光燦燦，猶如海外五城。

寺門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寶華禪寺。這幾個連日鞍馬勞頓，見了這麼大寺，心中歡喜，一齊下馬停車進。

去遊翫但見稠陰夾道曲徑紆迴旁邊多少舊碑七
橫八豎碑上字跡模糊看起來唐時開元年間建造
正看之間有小和尚疾忙進報隨有中年和尚油頭
滑臉擺將出來見了這幾位冠冕客人躡進來便朝
躬迎進還一位見禮看坐問了某姓某處小和尚投
出一盤茶來喫了幾個隨即問道師父法號那和
尚道小僧賤號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幹到荒寺經
過衆人道我們都是赴京會試的在此經過見寺宇
整齊進來隨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師遠出有失
迎接却怎生是好說了三言兩語走出來分付道人

擺茶果點心便走到門前觀看只見行李十分華麗
跟隨人役箇箇鮮衣大帽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暗暗
地歡喜道這些行李若謀了他的儘好受用我們這
樣荒僻地面他每在此逗留正是天送來的東西了
見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們再作區處轉身
進來就對衆舉人道列位相公在上小僧有一言相
告勿罪唐突衆舉人道但說何妨和尚道說也奇怪
小僧昨夜得一奇夢夢見天上一個大星端端正正
的落在荒寺後園地上變了一塊青石小僧心上喜
道必有大貴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

今科狀元，決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這里荒僻鄉村，雖不敢屈留尊駕，但小僧得此佳夢，意欲暫留過宿。列位相公若不棄嫌，過了一宿，應此佳兆。只是山蔬野蔌，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見罪。衆舉人聽見說了，星落後園，決應在我們幾人之內。欲待應承過宿，只有楊元禮心中疑惑，密向衆同年道：「這樣荒僻寺院和尚，外貌雖則慇懃，人心難測。他苦苦要留，必有緣故。」衆同年道：「楊年兄又來迂腐了。我們連主僕人夫，筭來約有四十多人，那怕這幾箇鄉村和尚？若楊年兄行李萬有他虞，都是我衆人賠償。」楊元禮道：「前邊

大凡近理
之言容易
入耳小人
所以中書

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還該趕去纔是道理。却有張發伯與劉取之，都是極高興的朋友，心上只是要住對元禮道：「且莫說天色已晚，趕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有可慮。現成這樣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爲誤事。若年兄必要趕到市鎮，年兄自請先行，我們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見衆人低聲商議，楊元禮聲聲要去，便向元禮道：「相公，此處去十來里有黃泥壩，友人極多。此時天色已晚，路上難保無虞。相公千金之軀，不如小房過夜。明日蚤行，差得幾時路程，却不安穩了。」多少元禮被衆友牽制，不過又見和

看住如
此和尚們
茶熱水不
是容易喫
的

好個出家
人只此一
節便非住
東道矣

尚十分好意況且跟隨的人見寺裏熱茶熱水也懶得赶路向主人道這師文說黃泥壩晚上難走不如暫過一夜罷元禮見說得有理只得允從衆友分付揸進行李明早起程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計連忙備辦酒席分付道人宰雞殺鵝烹魚炮鱉登時辦起盛席來這等地面那里買得湊手原來這寺和尚極會受用件色雜稿等類都養在家裏因此捉來便殺不費工夫佛殿旁邊轉過曲廊却是三間精緻客堂上面一字兒擺下七個筵席下邊列着一個陪桌共是八席十分齊整悟石舉杯安席衆同年序齒坐定喫

易人耳者
必非嘉言
好上口者
必非佳味
凡人凡事
莫不皆然

了數杯之後，張發伯開言道：「列位年兄，必須行一酒令，纔是有興。」劉取之道：「師父這裏可有色盆和尚道有有，連喚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舉人行令。」焦子舟也不推遜，喫酒便擲，取么點爲文星，擲得者卜色飛送。衆人嘗得酒味甘美，上口便乾，原來這酒不比尋常，却是把酒末浸米，麴中又放些香料，用些熟藥做來，顏色濃醖，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喫了便覺神思昏迷，四肢疼軟。這幾個會試的路上，喫慣了歪酒水般樣的淡酒，藥般樣的苦酒，還有尿般樣的臭酒，這晚喫了，恁般濃醖，加倍放出意興。

來猜拳賭色。一杯復一杯。喫一個不佳。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廂陪了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這些驕夫馬夫。上下人等都喫得泥爛。只有楊元禮。喫到中間。覺酒味香濃。心中漸漸昏迷。暗道。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昏迷神思。其中夾有緣故。就地生出智着來。假做腹痛。喫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氣。必是多喫熱酒。纔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一齊來勸那和尚。道。楊相公。這酒是三年陳的。小僧輩置在床頭。不敢輕用。今日特地開出來。奉敬相公。腹內作痛。必是寒氣。連用十來大杯。

自然解散。楊元禮看他勉強勸酒，心上愈加疑惡，堅執不飲。衆人道：「楊年兄爲何這般掃興？我們是暢飲一番，不要負了師父美情。」和尚合席敬大杯，只放元禮不過。心上道：「他不肯喫酒，不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個醒的，跳出圈子外邊去。」又把大杯斟送元禮道：「實是喫不下了，多謝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幾位抵死勸酒，却說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這些行李，衆管家們各揀潔淨房頭鋪下鋪蓋。這些喫醉的舉人、大家，你解我頷，亂叫着某狀元、某會元、東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脫，爬上床，磕頭便睡，鼾鼾鼻息。